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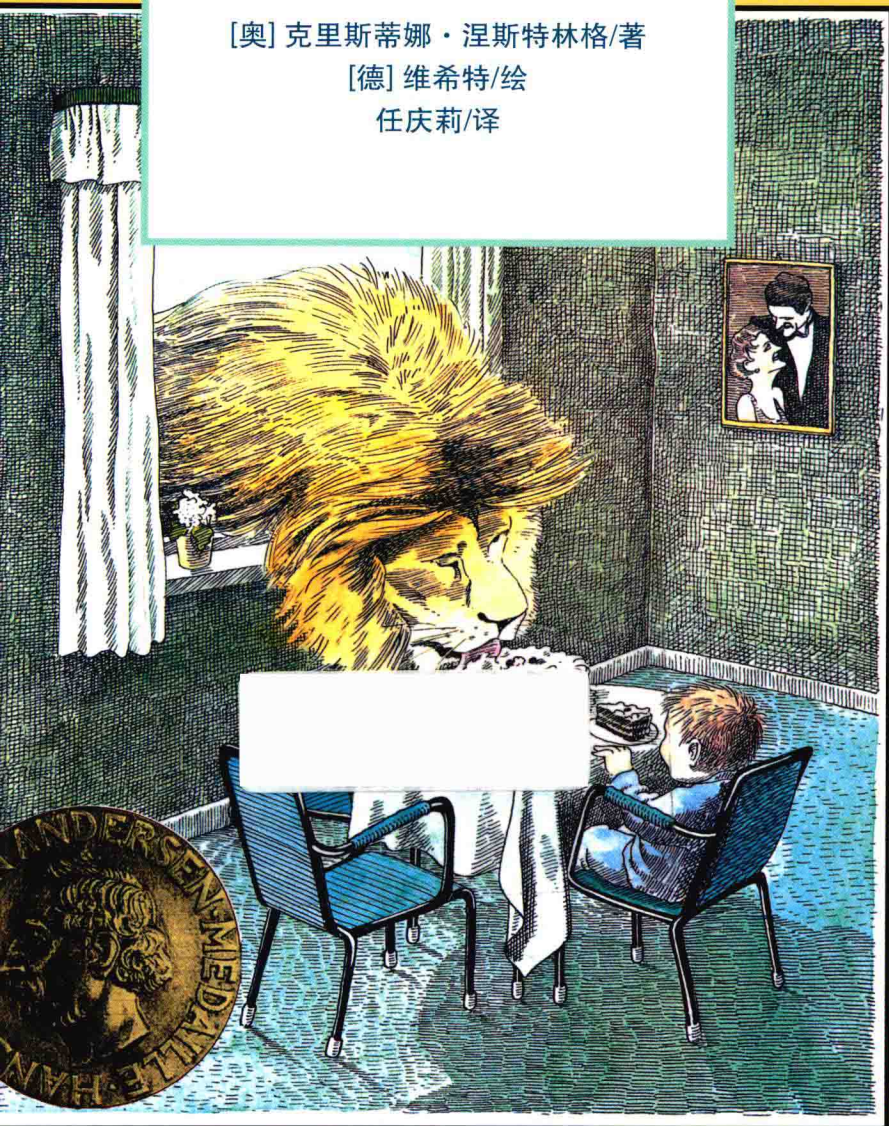
欧美当代经典文库

冻僵的王子

[奥] 克里斯蒂娜·涅斯特林格/著

[德] 维希特/绘

任庆莉/译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欧美当代经典文库

冻僵的王子

[奥] 克里斯蒂娜·涅斯特林格/著

[德] 维希特/绘

任庆莉/译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冻僵的王子 / (奥) 涅斯特林格著; 任庆莉译. --
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11

(欧美当代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376-7381-5

I. ①冻… II. ①涅… ②任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中
篇小说 - 奥地利 - 现代 IV. ①I52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2973号

©1990 Beltz & Gelberg

in der Verlagsgruppe Beltz • Weinheim Basel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冀图登字 03-2014-055

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北斗耕林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公司取得,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!

冻僵的王子

著 者	[奥] 克里斯蒂娜·涅斯特林格
绘 者	[德] 维希特
译 者	任庆莉
策划监制	敖 德
责任编辑	吴 倩
特约编辑	火棘果子 徐岱楠 续 超 李困困
出 版	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	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050051
印 刷	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3.25
版 次	2015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76-7381-5
定 价	14.00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序

刘绪源

这套“欧美当代经典文库”规模相当大，共有五十来种。时间跨度也不小，几位19世纪末出生的作者也被收入囊中——可见这里的“当代”是用以区别于“古代”的概念，它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“近代”和“现代”。这样一套书的启动与陆续出版，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。将近二十年前，在我的理论书稿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付印出版的时候，就曾暗想，如果有一套内容丰富多彩的世界儿童文学的翻译作品集能同时问世，如果读者在读这本理论书时，可以不断从译作中找到相关的作品及体验，那该有多好！当时这话是不敢和人说的，因为拙著还没受到读者和时间的检验，是否站得住脚，实在毫无把握。现在，虽然书已印了三版，但仍须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，仍不敢肯定它是否站得住，而我还是渴望有一套大型翻译作品集可与之对读。不是说要用作品来证明理论的正确，而是

可以通过这样的书引发更多读者、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思考。这样思考的结果，可能恰恰证明了拙著的不正确或不严密，而这更为喜人——这不就使理论得到突破，使认识得到了推进吗？中国从来就有“左图右史”之说，这可指图与史的对读，也可引申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补，阅读作品与理论思考的互参。所以，借此重提我的一些粗浅的思考，无非就是抛砖引玉的意思。

在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中，我把儿童文学大致分为“爱的母题”“顽童的母题”与“自然的母题”，这样就可发现，各个种类的、差异极大的儿童文学作品，其实是具有同等合法性的，它们会从不同角度帮助不同年龄的儿童获取审美感受，体验世界和人生，并得到文学的乐趣。而此前，我们的眼光是非常局限的，不习惯于将各类作品尽收眼底，因而常有人理直气壮地排斥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创作。这里，“爱的母题”体现了成人对儿童的视角，“顽童的母题”体现了儿童对成人的视角，“自然的母题”则是儿童与成人共同的面向无限广阔的大自然的视角。在“爱的母题”中又分出“母爱型”与“父爱型”两类，前者是指那些对于幼儿的温馨的爱的传递，如《白雪公主》《睡美人》《小红帽》等早期童话都属此类，从这里找不到多少教育性，甚至故事编得也不严密，但世代流传，广受欢迎，各国的母亲和儿童都喜欢；后者则是指那些相对较为

严肃的儿童文学，它们要帮助孩子逐步认识体验真实的世界和严峻的人生，所谓“教育性”更多地体现在这类作品中。但真正好的“父爱型”作品也必须是审美的，它们让儿童在审美中自然地引发对自己人生的思考，而不应有说教的成分——它们仍应像上好的水果，而不应像治病的药。

我欣喜地看到，在这套大书中，“三大母题”都有丰满的体现，一眼望去，满目灿烂，应接不暇。这里既有《小熊温尼·菩》《哎呀疼医生》《风先生和雨太太》《蜜蜂玛雅历险记》《小袋鼠和他的朋友们》等“母爱型”作品，也有《表》《野丫头凯蒂》《疯狂麦基》《老人与海》等“父爱型”作品；更有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《小飞侠》《马戏小子》《傻瓜城》《列那狐》等顽童型作品；还有《黎达动物故事集》《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》《狗狗日记》等合于“自然母题”的佳作。有些作品可以说是不同母题的结合，如翻译家李士勋先生新译的《魑蝠小子》四部曲，细致生动地刻画了吸血蝙蝠的特性，却又加入了合理地改造这种动物的构思和设想，这就在“自然的母题”基础上添入了“父爱型”的内容，使其具有了一点儿近乎“科幻”的成分，这是很有趣的文学现象。细读这套书中的各类作品，一定会有更多更新鲜的发现。这是很令人期待的。

这套书中有很多是旧译新版，如鲁迅先生的《表》，赵元任先生的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，郑振铎先生的《列

那狐》，顾均正先生的《风先生和雨太太》等，有的问世已整整九十年。许多译本我小时候看过，现在重看，仍觉魅力无边。一个译本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，堪称奇迹，这也许只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才会出现。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，古今中外的童心，是无远弗界，处处相通的。这套大书中收入的大量精彩新译也让人百读不厌，它们既吸引尚不识字的幼童，也会使八十岁的老人为之着迷。刚刚译毕的德国作家邦瑟尔斯的《蜜蜂玛雅历险记》，初版于1912年，距今已一百多年了，在德国和世界各地，三岁的孩子入睡时常会要父母给他们念一段这个小蜜蜂的故事；可是据熟悉此书的朋友介绍，爱读这本童话的成年人，一点儿不比儿童少。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本来不是给孩子写的，现在奉献给少年读者，同样非常合适。肖毛先生重译的西顿的动物小说合集《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》，一直被当作儿童文学精品印行，但它其实也是写给成人看的。这说明了什么？我以为，这恰好证明了一点：真正第一流的儿童文学，应该是儿童喜欢，成人也喜欢的；它们在儿童文学里是一流精品，拿到成人文学里去比一下，毫无疑问，应该还是一流！如果一部作品孩子看着喜欢，成人一看就觉得虚假造作粗劣无趣，它的价值就十分可疑。同样，一部作品在儿童文学领域听到了一点儿好话，拿到成人文学中去一比就显得水平低下，如还要说

这是精品,就很难服人。当然这里要排除成人的一些偏见,比如儿童书一定要“有用”,要能马上帮助孩子改正缺点,等等,就都属于不合理的要求。排除了这些久已有之的偏见,成人的艺术修养、审美能力、辨别能力等,肯定都在孩子之上。所以请成人在替孩子买书时自己也读一读,这是有道理的,也有益于成人和孩子间的交流。本丛书中的大部分作品,正是那种孩子喜欢、成人也喜欢的精品。

还有一点需要补说的,是为什么在完成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时,我想到的可与之对读的是一套优秀翻译作品集,而不是一套中国原创作品集?那是因为,当年(20世纪90年代初)中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,还不足以证明儿童文学的确存在这样三大母题,它们应具有同样的合法性。如前所说,那时强调更多的恰恰还是“有用”,即有“教育意义”——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或可归入“父爱型”的母题中去,但儿童文学怎能只有这“半个母题”?这不太单调了吗?所以我才会投入这样的研究。我研究中所参照的,正是全世界的我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儿童文学。现在,中国儿童文学已有长足的发展,但阅读和参照最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精品,仍是我们的必修课,并且是终身必修的美好课程。对于儿童读者来说,大量的优秀译作更是他们所渴望和急需的。现在评论界和出版界似有一种倾向,即为保护和推动国内作家的创作,总想能限制一下对

外国作品的引进，以便将地盘留给本土作品。我以为这是很没志气的想法。当年鲁迅先生极端重视翻译，他甚至认为翻译比创作还重要，他把好的译者比作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“窃火”的普罗米修斯，有了火种，人类才会发展到今天。这一比喻在儿童文学界也同样适用。举例而言，20世纪70年代末，如果没有任溶溶先生一气译出八种林格伦的“顽童型”作品（包括《长袜子皮皮》《小飞人》等），中国儿童文学会那么快地发展到今天吗？所以，到了今天，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仍需向世界一流作品看齐，我们的佳作还不够多，问题仍然不少。因此，鲁迅的比喻仍没过时。世界各国最好的儿童文学无疑是我们亟须引进的优秀文化，只有当本土文化与这样的优秀文化有了充分的交融和碰撞，本土文化才会得以大幅提升（发展和变革总是离不开交融的）。如果把国外的优秀文化关在门外，以此保护本土文化，那本土文化反而不可能发展——“闭关锁国”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陌生的词汇，类似的教训已经够多了。所以，为了中国一代一代的孩子，也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今天和明天，必须有更多的翻译家和出版家，把眼光投向最好的儿童文学，不管它们出于哪个国度，我们都应尽快地“拿来”。我愿把最美的花朵献给这样的翻译家和出版家们！

2013年4月28日写于北京远望楼

人们在伐倒一棵很老很老的树时，从树冠上掉出来一本小小的书，里面写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用绿色的墨水写成的，它是这样开始的：

“有一天，一个冻僵的王子从天上掉了下来，正好落在了我父亲的房子前面……”

其实，这个故事的开始只是另外一个故事的结束，那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：

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很小的王国。那里有山谷、森林、绿地和田地。一条小河自北向南，正好从王国的中间流过。这个王国有两个王宫，一个在河的右岸，一个在河的左岸。王国有国王和王后，他们有一个儿子，叫弗兰茨王子。

夏天的时候，弗兰茨王子和他的父母住在河右岸的王宫里，因为那里有两个很大的阳光充沛的平台和一个宽阔的皇家公园。到了冬天，弗兰茨王子就和他的父母住到河左岸的王宫去，因为那里有厚厚的瓷砖火炉和开放式的壁炉。王宫还有一个池塘，弗兰茨王子可以在上面滑冰。

国王和王后都很爱弗兰茨王子，他们常常这么说：“他是我们的全部幸福！”

弗兰茨王子确实是他父母的全部幸福，假如没有他，国王和王后就毫无幸福可言。他们的婚姻是不幸的，他们彼此并不相爱，相互之间只有厌恶！他们诅咒他们结婚的那一天。他们俩除了吵架，几乎不和对方说一句话，有时他们吵架的声音很响，以至于邻近几个国家的人都能听见他们吵架时的吼叫。

弗兰茨王子真心地爱他的父母，他对他们无休止的争吵感到很痛苦。他总是再三恳求他的父母：“难道你们俩就不能为了我相互容忍对方一些吗？”尽管国王和王后平时总是满足王子的任何愿望，但是他们这时却都无奈地摇摇头。

王后的女仆对弗兰茨王子说：“这都是你父亲的错！他总是惹你母亲生气，你母亲气得都已经得了胃病。生气对胃很不好！”

国王的男仆对弗兰茨王子说：“这都是你母亲的不好！她总是惹你父亲生气，他甚至都得了胆病。生气对胆很不好！”

弗兰茨王子已经习惯了他的父母每天吵架。为了少听他们的争吵，他总是在王宫的花园里玩，夏天在树荫下面，冬天在结了冰的池塘上。他恳求他的父母在吵架之前先把窗子关上。对他的这个愿望，他的父母倒是能够满足。

冬天的一天，在左岸的王宫里，王子正在结了冰的池塘上练习退着滑冰，他听见他的父母大声吼叫起来。他还从来没听过他们如此大声地吵架！他惊慌失措地望着王宫的窗户，看见有三块窗玻璃已经被这种可怕的大声吼叫震裂了！

弗兰茨王子穿着冰鞋就朝王宫跑去。当他跑进王宫时，可怕的大声吼叫已经停止了。

在宽大的门厅里，他遇到了女仆和男仆。女仆一边帮王子脱下右脚的冰鞋，一边说：“啊哟，小王子，你的父母今天差点儿要把对方杀了！他们握着各自的权杖扑向了对方！”

男仆一边帮王子脱下左脚的冰鞋，一边说：“啊哟，谢天谢地，他们后来都放下了权杖，因为他们感到身上疼得厉害。国王是胆疼，王后是胃疼！”

“现在怎么办呢？”弗兰茨王子问道。

女仆说：“他们现在都在王位大厅里考虑问题呢。”

男仆说：“因为他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”

弗兰茨王子蹑手蹑脚地向王位大厅走去。他不想打扰他的父母考虑问题，于是就从门的钥匙孔里向王位大厅内窥视。

国王和王后坐在各自的王位上，头上都戴着王冠。他们戴着王冠，是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考虑问题。

国王和王后用心考虑问题，以至于王冠之间闪现出一团团细小的淡绿色的思想火花，看上去就像是两群萤火虫正在王冠里面建造巢穴。

弗兰茨王子把一只耳朵贴在门上。他听见他母亲说：“为了让我的胃不再疼，我必须离开你！”他又听见他父亲说：“为了让我的胆不再疼，我必须离开你！”接着，两个人又大声喊叫起来。这下小王子不用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就能听见他们的喊声：“我们需要做的，就是

离婚，那样我们各自都清静了！”

弗兰茨王子伤心地、轻手轻脚地离开了王位大厅。他问自己：我的父母要离婚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又轻手轻脚地回到了王位大厅，从钥匙孔向里面看。这时，国王和王后又在用心考虑问题，以至于从他们的王冠里面喷射出一团团淡蓝色的思想火花，看上去就像是点燃了一团焰火。

弗兰茨王子把一只耳朵贴在王位大厅的门上。他听见他母亲说：“我认为，王子应该跟我！”

然后他听到他父亲说：“我认为，王子应该跟我！”

接着国王和王后又大声喊叫起来，弗兰茨王子用不着把耳朵贴在门上就可以听见：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永远不可能意见一致，那就让弗兰茨自己来决定，他愿意和谁在一起！”

弗兰茨王子像闪电似的从王位大厅跑开，为的是他的父母没法问他愿意和谁在一起。他躲到御厨房的大桌子底下，即使听见了国王的喊声，也不肯出来。国王的喊声在王宫里回荡：“弗兰茨，我亲爱的弗兰茨，到我这里来！”

王后也在同样大声地叫他，但是这个声音也不能把他从御厨房的大桌子底下叫出来。

女仆和男仆知道弗兰茨王子躲在什么地方，但是他们都很同情他，不会出卖他的。他们对国王和王后撒谎

说：“我们不知道小王子躲在什么地方。天黑的时候，他自己会回来的。”

女仆和男仆只要有一点儿时间，就会来到御厨房，向王子通报国王和王后在王位大厅里面的情况。

有一次，女仆说：“他们在分配财产。没有争吵，没有一句恶言恶语！或许他们很高兴马上就能够彼此摆脱对方。”

有一次，男仆说：“他们把王国一分为二。国王得到河左岸的一半，王后得到河右岸的一半。”

女仆又跑来说：“王后命令我，把所有属于她的财产装上一辆大车。今天我们就要搬到王国的右边一半去。”

男仆又跑来说：“国王命令我，守在这辆大车旁边，为的是不让人把任何属于他的东西装上去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御厨来说：“小王子，大车已经装好了。他们正在架挡雨篷。你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到了！”

但是，弗兰茨王子仍然不知道，他究竟应该跟母亲还是跟父亲。他对他们两个人的爱是相同的，不想失去两个人中的任何一方，也不想伤害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。

“据说，戴着你父母的王冠，可以更好地思考问题。”御厨说道，“要不要我去给你拿一顶来？”

弗兰茨王子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。如果说王冠有助于他的父母思考问题，那么王冠或许也会对他有所帮助！“好啊，劳驾。”他对御厨说，“但是，请把两顶王冠

都给我拿来！”

御厨跑进王位大厅，取来了王冠。弗兰茨王子首先戴上王后的王冠，因为这顶要小一些，然后又把国王的王冠套在王后的王冠上面。当两顶王冠套在一起的时候，“砰”的一声发出了很响的声音，一道巨大的、深红色的、有着三个尖角的思想火花穿透桌板，飞向上方。别的人准会以为这是电闪雷鸣，在御厨房的正中央突然下了一场雷暴雨。

威力无比的思想火花撞到御厨房的天花板，碎裂成无数微小的火星，然后像下雨似的落到惊愕不已的御厨身上。当雷鸣般的响声逐渐平息之后，弗兰茨王子取下头上的王冠，从桌子下面钻了出来。

“这样思考该绰绰有余了吧！”御厨大声地说。

弗兰茨王子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现在我明白应该怎么办了，但是我需要你帮忙。”

“听候吩咐，小王子。”御厨说道。由于王宫里出现的混乱，没有人向他预订吃的东西，所以他有时间。

王子和御厨蹑手蹑脚地溜进王子的卧室，无论是国王和王后，还是女仆和男仆，谁都没有觉察到。他们把床收拾了一下，抬着它下了楼梯，从后面的皇家信使通道出了王宫，然后经过皇家公园和草地，来到那条将王国一分为二的河边。在那里，他们把床像一座小桥似的架在了河上。床头在河的左岸，床脚在河的右岸。

王子跳上床，把被子一直盖到下巴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冷得浑身发抖。这是一个寒冷刺骨的夜晚。

“现在你去叫我的父母。”弗兰茨王子牙齿“咯咯”打战地对御厨说。

御厨跑回王宫。过了不一会儿，国王和王后就从王宫匆匆忙忙地跑来了。

王后看见架在河上的床之后，大声地说：“弗兰茨，我的天啊，你究竟在想什么呢？”

国王来到河边，高声喊道：“弗兰茨，我的天啊，你这是找死呀！”

“亲爱的父母大人，这是唯一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。”王子说道，“这样你们每个人可以拥有同样多的我。今后，我一天夜里把头睡在母亲的王国，一天夜里把头睡在父亲的王国！”

国王和王后蹚进水里，都想把床拉上岸来。但是，王后想把床拉上右岸，国王则想把床拉上左岸。两人抓住王子的床，使出全身力气，死拽硬拉。因为他们俩都很有劲，而且谁也不肯让步，所以床被拉断了。国王的手里抓着床头，王后的手里抓着床脚，王子躺在床板上漂在河面上，就像一只木筏子，顺流而下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还没等国王和王后反应过来他们闯了什么祸，王子就已经在下一个河弯的后面消失了。